

散文 第二名 謝佳妤

個人簡介：輔仁大學心理學系一年級

2022 話「龍」點「頸」新詩獎 大專院校組佳作

姑姑不會迷路

家裡住在大安森林公園附近。上午沒事時，姑姑總會問我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我們從家門出來，順著大安森林公園的外圍一直走，到盡頭後左轉，再沿著一條大馬路走去永康街。我不知道路名，直到現在仍是。和我不同，姑姑方向感很好，總是知道哪裡會通往哪裡，從來沒迷過路。偶爾她會帶我從小巷子進去，那裡彎彎曲曲的，一不小心就會被無關的道路迷惑。不過她特別喜歡走巷子，我猜是因為那裏有她喜歡吃的餐廳。

她曾經住過香港，挑剔的嘴巴能吃出被刻在記憶上的味道。對於不喜歡的港式餐廳吃過一次便不會再帶我去，連提到都是皺著臉搖手拒絕，甚至還會分析給我聽哪道菜不正宗、哪道菜太甜了。唯獨那家是她每次去永康街都一定要帶我去的，甚至會特地跑去吃上一餐再回家。不知道姑姑是怎麼發現那間港式餐廳的。人少時我們會坐在四人桌，四人桌給了我們一種兩人桌給不了的悠閒。我們只點一份主食和兩份甜點一起吃。她喜歡吃咕咾魚片飯和法蘭西多士，餐點上來時使用廣東話念給我聽。我笨拙的學著那些發音，順便要她說說她住在香港的那些事，看著她舒緩下來的眉頭，希望她不要再注意我的發音。

若是在夏天，從舒適的冷氣房出來被柏油路悶燒的感覺還是很不好受。沿著小巷子左彎右拐後才會走進永康商圈。因為是平日所以人還不是很多，走在寬敞的路上有種底氣。金石堂就在路的盡頭，靠近轉角，每次去總是有人靠在書櫃上低頭翻書。雖然是書店，但我只喜歡三樓的文具，那是我唯一能看懂的，沒有其他抽象晦澀概念的具體物品。姑姑跟在我後面上樓，沒有打擾我。我猜她可能正在幻想甚麼吧？書店總是對各種故事特別寬容。但從姑姑的臉上，我看不出什麼痕跡。她從頭到尾就像一尊蠟像一樣站在樓梯口。直到我回到樓梯口後拍她的肩膀，她才跟著我下樓。

金石堂和蔥油餅在同一條街上，從書店走出來 5 分鐘就會到。

蔥油餅店在轉角，從哪個方向來都看的到，總是大排長龍，佔據了小小的街口。姑姑會買兩份，一份帶回去給姑丈。若我搶先一步拿走蔥油餅她就會提醒我一份要加辣醬，一份要加醬油，她則從小零錢包裡仔細的算好錢拿出來交給老闆。距離不遠的小公園就算在平日還是有不少小孩。我去玩溜滑梯，她就坐在離我不遠的椅子上休息，玩累了就跑去找她。她叮囑我不要玩太久，等等蔥油餅涼了姑丈會吃得很不開心。我嘴裡剛咬下一口蔥油餅，想起姑丈每次看到被浸濕的紙袋後五官扭曲成一團的痛苦表情，隨便的敷衍兩聲。她嫌我咬得太大口，又說自己吃不下那麼多，把剩下一半全部留給我吃。我坐在他的旁邊專心吃蔥油餅時，她就拿起她隨身攜帶的手帕擦擦我髒兮兮的臉和手腳，碎念著衣服髒了，又緊張地接住我掉下來的蔥油餅碎屑，埋怨著我自己吃得那麼狼狽。

下午的陽光通常比較溫和，透過樹影灑下來斑駁的影子，就算是夏天也還不至於令人心浮氣燥。

公園旁邊就有一間 50 嵐，路上開始有一些人潮，通常是大學生，還有父母親帶著小孩。點完飲料後要等上一小段時間。我便趁這個空檔纏著她問一些無聊的問題，她通常會耐心地回答，有時我的問題太奇怪，她便會愣一下，再讓我自己去找答案，找到後回來告訴她。

如果離晚餐還有一些時間的話，我們會繞去東門市場買叉燒包，那裡的叉燒包吃起來特別香，但我說不出為甚麼，大概是因為姑姑說好吃。姑姑一買就是 5、6 盒，當成我接下來一周的早餐。姑姑起床後會先蒸好三個，兩個是早餐，一個當成小點心。如果我早上賴床，她就會一邊在廚房喊著要來不及了，一邊把熱騰騰的叉燒包裝進塑膠袋，塞進我的便當袋裡要我趕快出門。我常常對姑姑的「來不及了」摸不清頭緒，當我急忙趕到學校時，發現離打鐘還有一小時。

她不喜歡閒在家裡。家事做完後，她就會帶著我和一個很醜的紅藍相間拉鍊包包出門。那個包包可以裝下很多東西：路上看到覺得很便宜的芭樂、一把冰箱剛好沒了的蔥、姑丈想吃的水煎包都放得進去，但她覺得熱而脫下來的外套卻剛好放不下，只能拿在手上。

有時她不想跑太遠，就帶我到離家五分鐘的一間拼圖咖啡廳坐在那一下午。我特別喜歡拼圖的興趣也是在那時被養成的，從 200 片拼到 500 片。還沒有挑戰過 1000 片的拼圖，太大了，兩人桌放不下。她無聊的咬著吸管看著我時，我就會給她一個任務，讓她幫我找出拼圖的邊邊。她用手指撥開堆成山的拼圖，被撥開的拼圖又形成了一座小山。她不擅長所以找得很慢，但她不在意，她說她在享受那樣的時光。就算我已經快拼好裡面了，她還是那樣慢慢地拿起一塊拼圖又放下，最後我才受不了的把拼圖搶過來自己拼。光是拼拼圖就可以耗掉我們的一個下午。等咖啡廳差不多要打烊時，兩人的身影才會在路燈下拖著長長的步伐，緩慢地往家的反方向走去。

時間充裕我們會坐著捷運到離家有一段距離的地方，她說捷運能到的地方都不算遠。某次姑丈卻告訴我姑姑不是一個喜歡到處跑的人。姑丈對我的驚訝不是那麼意外，所以我很好奇姑姑是從哪裡知道這麼多地方的，又為甚麼從來不會迷路。

姑姑常常帶著我去大醫院拿藥，櫃台很高，頭頂上傳來姑姑和櫃台人員對話的聲音，聲音傳不進我的耳朵。大醫院裡面有各種門診、檢查室。姑姑帶著我穿梭在醫院如迷宮般的走廊，這裡的人臉上都掛滿擔憂，腳步匆匆和我們錯過。看著白色的牆壁我總是有一種受困的錯覺，轉角又轉角，一排排的門並列在診間，耳旁是各種雜音，走完一趟我總是精疲力竭，但姑姑牽著我的手一邊聽護理師姐姐的指示，我們又要去另一個地方。我喊著腳痛時，她就重複地說，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，等等帶你去買你最喜歡的鬆餅麵包。

有一次我們從醫院回來，正好是下午，一輛開往宜蘭的客運停在我距離我們不遠的站牌，姑姑看起來很開心，拉著我的手告訴我她要找一天帶我一起去宜蘭一日遊。一日遊？好呀！我的腦中已經出現了各種畫面，克制不住玩心。我問能不能明天就去？她告訴我要天氣好的時候出去才盡興。我想了想也是，便欣然同意，並在後來時不時就問姑姑甚麼時候要出去，她總是回答我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久而久之我也不再問，我們就像忘了這件事一樣，都不再提起。

出去的次數變少了，範圍也侷限在家裡附近。她比之前更容易累，我就在家和她一起看《戲說台灣》。演到精彩之處她會發表自己的看法。姑姑說看《戲說台灣》也等於經歷了那些事。我點頭，但對她說的話一無所知，只是覺得他講的好像很有道理。有時姑姑姑丈會一起出門，他們一去就是一整天，早上起床看到留在桌上的紙條和早餐，到了晚餐時間才看到他們回來。姑姑還是背著那個醜包包，抱住我，問我是不是等很久，我回答也沒有很久，聽起來就像在生悶氣，實際上也真的覺得不開心。但他們帶了我喜歡吃的鬆餅麵包回來，那我還是不生氣了。

有一年暑假，我們又一起去了士林夜市，姑丈也在。姊姊給我的那部二手手機已經太舊了，開機都出現了問題。正好士林那裏有一間OPPO，我們決定吃完飯就去買一部新手機。進店後確認了自己心儀的那部手機，睜大著眼睛看著姑丈拿出信用卡給店員，店員再將手機以及配件裝進那個厚紙袋中。我滿心都是即將擁有自己的一部手機，對於店員說了什麼完全不記得。但我還記得我牽著姑姑的手，她的手因為做家事而有點粗糙，大小剛好可以包住我的手，暖暖的。我晃著那樣的手，滿眼放光的跟他說我要拿手機來做什麼，講了一整路。

那一次之後我們沒有再出去過，姑姑幾乎是住在醫院裡，有的時候回家過沒幾天又回去了醫院，姑丈留在醫院照顧姑姑。鑰匙插進孔洞裡常常會轉錯方向，對於門後的黑暗還不是很熟悉，開門時心臟總會緊縮一下。我們唯一的聯繫管道是電話，姑姑特地在書桌上接了一部電話讓我們隨時隨地聯絡。她把號碼抄在便條紙，貼在電話螢幕上，讓我可以隨時隨地打給她，我沒有這麼做。出於某種叛逆心理，我總覺得自己是個成熟的孩子，不用打電話給她也能把自己照顧好，雖然我開著大燈才睡得著覺。偶爾的通話中我問她甚麼時候出院，我還記著要去宜蘭的事。電話中的她聽起來並無異樣，她說等她出院了就帶我去。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她，用了四張紙，彆扭的要她快點找到回家的路。

我以為會的，我想她也是這麼想。

新歲的鞭炮燃放劃破天空。一系列的流程走完後我仍然感到頭暈目眩，罐子不在手上了卻壓在心裡，在大人的庇護下我的成熟不值一提。凌晨兩點家裡仍燈火通明，他們說要趕快把花折完，不然會來不及，我點了點頭。四五個大人沒有抬頭也沒停下手邊動作。半夜縮在被子裡，我明白的是電話還是會響，但打來的不會是姑姑，那天我的房間燈也沒關。

我有好幾年沒再去過永康街，只知道那家在街道間的港式飲茶搬了位置，到了更深的巷弄裡。某次偶然經過，順路買了法蘭西多士以及咕咾魚片飯，已經和記憶中的味

道不太相似。眼前泛著晶透紅光的魚片無法抓住我的思緒。如果哪天姑姑又想吃咕啫魚片飯了，她會不會去她記憶中餐廳的位置，站在那裏東張西望，不知所措呢？

評語

廖鴻基 老師：

作者模擬小孩語調，寫姑姑帶他四處走的生活痕跡以及憧憬未完成的遺憾。小孩語調純真，文章結構、鋪排漸層深入，文字簡單，敘述簡約，但情感其間流動。是一篇成功的換位書寫傑作。